

创作谈

用文学联结山与海

邱华栋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世界文学的面貌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变化。小说不仅没有死亡，而且借助新型媒介具有了播撒效应，世界文学呈现出现代性和在地性、大众关注和精英阅读并行不悖的景象。一些文学大奖的影响也呈现出跨越国界、语种和地理范畴的面貌。

在文明交流互鉴日益深入的今天，由山海相连的世界，已不再隔绝，而是在不断的交流交往和交汇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山海是一种地理上大尺度的距离，文学却能够架起沟通的桥梁，并把所有的距离拉近。我的这本《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便是试图为进入世界文学和异域文明的读者提供的一部指南书。

从作家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的变迁，从文学自身的传统到时代思潮的相互激荡，《现代小说佳作100部》整合了文本与作家生平、个性以及国族、宗教、政治、经济、地理等相关方面内容，试图勾勒丰富、多元、深厚的现代世界文学精神史。也许存在着个人趣味的取舍，但它还是凝聚了一个持续阅读和写作的文学人的眼光和对定评作家作品的关注。

书中所论绝大部分是经典之作。什么是经典？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得是一部开放的作品，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始终保持生命力，无数充满‘热情’的重读和解读，不仅不会穷尽那部作品的可能，反而会使其在不同的环境中迸发出新的活力，赋予人类个体或群体生活以‘新的意义’。”

回想1988年秋天，当时我还是武汉大学的本科学子，学校邮局旁一面绿树掩映的山坡上有一家书店，就在那里，我买到了一本书：《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下称《提要》）。书名双行排列，红与黑的封面显得醒目而果决。作者为两位英国学者、作家，西利尔·康诺利和安东尼·伯吉斯，后者以小小说《发条橙》而闻名，译者李文俊等。大学期间我就按图索骥，读到了书中提及且已被译成中文的小说，于是，现代小说在我脑海中有了初步轮廓。这本书被我啃得品相很旧了，以至于多年后我专门找了一本崭新的《提要》作纪念。

1996年底，我又读到余中先生翻译的《理想藏书》，里面提到的大约超过一半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我都买了来。后来，余先生和女儿余宁补充修订，2011年又推出了新版《理想藏书》，厚厚的一大本，变得更完备。《理想藏书》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我的案头书。这本书由法国《读书》杂志主编皮埃尔·蓬塞纳主编，分为49个专题，按照各个语种和品类，每一章介绍49种书，总计2401种。

有意思的是，安东尼·伯吉斯和皮埃尔·蓬塞纳都很尊重读者的选

择，安东尼·伯吉斯推荐了“现代小说佳作99种”，有意给读到这本书的读者预留一个名额，邀请有心的读者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补足100种。皮埃尔·蓬塞纳认为，50个品类共2500册是法国家庭必备的基本藏书量，也就是“理想藏书”的构成。因此，《理想藏书》还为读者留有自我发挥的余地，可以自行组织一个单独的品类，或在现有的49个品类里再各提名一本书。

后来，我接触到更多类似的书目类图书，但这两部对我个人而言影响深远。多年来，我依然会时不时翻阅一下。我也逐渐发现这两本书的一些缺陷，比如它的西方视角带来的偏见。然而瑕不掩瑜，这两本书目仍十分值得重视。

我阅读世界文学起步早。十二岁时，我在邻居家看到一本被撕去了封面的小说。书里的内容深深印刻在我记忆里，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书叫什么。后来，我在武大图书馆与之重逢，原来，它是美国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小说《伙计》。从那时到现在，40多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经典，并及时追踪当代世界文学创作，也搜集了一些外文原版书，根据个人兴趣做了些笔记。久而久之，我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和构成熟悉了起来。

2022年，书房中，夜深人静，一眼望去，成千上万册图书簇拥着我，让我摆脱了某种忧虑。翻阅那些书稿，我萌发了写一本“现代小说佳作100部”的念头，希望能给有需要的读者以帮助，也借机自己梳理一下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每年精读的书也就在几十部，而泛读、浏览、暂存的数量可达上千部。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过，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只是一次视觉经验，而且是一种建立在内在视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认知和审美的重要。阅读在今天依然极其重要，我希望把自己的阅读经验分享更多读者。

都选哪些作品？我想起了100年前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对现代主义文学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其标志事件是《尤利西斯》在这一年的2月2日出版。之后的当年10月，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问世。同样是在1922年，普鲁斯特自1907年开始创作的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七卷全部完成。其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的英文版也于1922年隆重推出，在英语世界引起反响。这一年，卡夫卡完成了他的主要小说，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2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达洛维夫人》。E·M·福斯特在写他的《印度之旅》，D·H·劳伦斯在写小说《袋鼠》。在中国，鲁迅于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了其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引领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潮流。

新作评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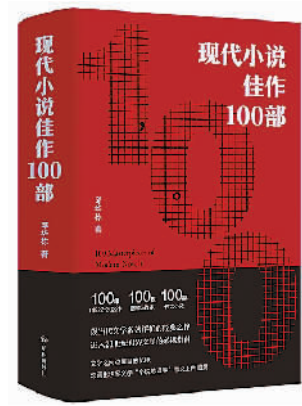
唱响新时代青春之歌

——读李春雷《青春的方向》

李晓东

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舞台在校园，他们的故事也都是师生之间的点点滴滴。这类题材看似好写，实则不容易出彩，因为校园生活画面较窄、故事也显琐碎。但这没有难倒李春雷，他拿出了当年创作《寻找红衣姐》的功夫，在核桃上刻舟，在方寸间绣花，于小事中见伟大，于平凡中见奇崛。

作者选择直接进入一个个人的家庭生活、个人经历和情感世界，表现他们的“人情味”，挖掘人物读书或教学过程中的感情细节。这些小故事，温馨感人，真实可信，读起来，感觉人物形象就在身边，有苦有乐，有血有肉。譬如第三章《小小红柳》中，写内向的李桂枝在且末教书时思想的变化。除夕夜，李桂枝一个人待在宿舍，竟然不想给家人打电话，也不想找留在且末的同事倾诉，而是独自坐在窗前，“想着想着，看似倔强的她，突然脆弱，突然崩溃。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或许，哭不是因为



邱华栋近照



而从1922年到2022年这100年的时间里，包含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年间，杰出作家不断涌现，佳作连连，是他们的表达影响了如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搭建起一个个瑰丽的小说世界。

于是，我开始动笔写作《现代小说佳作100部》。我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想着曾在或正在地球表面不同地方活跃的作家们。我发现，如今，我们看待世界文学的眼光已发生很大变化。我首先确定了约300位作家和他们的小说代表作，然后做删减，范围逐渐缩小到100位作家的100部小说。当然，小说世界中的生命都互有辐射，实际上，这本书涉及的作品有好几百部。

我把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三卷，大体上按照作家生活和写作题材的地理板块来划分。第一卷是欧洲作家的作品，第二卷是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作家的作品，第三卷是亚洲、非洲作家的作品。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分卷并非严格按照作家的国籍，也不按照语种或年龄来编排，而是按照我的写作顺序进行排列的。其中，有些作家出生于非洲、南美或亚洲，但后来入籍欧美，我是根据其题材来定位的。比如，第一卷中的匈牙利作家马洛伯·山多尔后来入了美国国籍，还有一些作家的情况也类似，但他们笔下很多作品的题材都取自祖国原乡故土。这样的分卷，更能体现出21世纪世界文学某种“小说地理学”意义上的图景。

写作这本书，还有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每一本小说都要有简体中文译本，这样读者就能找到原著去阅读。其中唯独印度作家维克拉姆·赛斯的《如意郎君》除外。这部小说英文版厚达1400多页，译者刘凯芳翻译了一部分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2001年第1期上，全译本我尚未见到。但我特别欣赏这本书，它有资格排进这个书目里。

从收入这本书100部小说的构成，大致可以看到每隔20年，现代小说的重镇在地理上会发生转变和“漂移”。比如，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现代小说在欧洲兴盛，它们几乎奠定了如今我们所谈论的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范式。20世纪40

年代到60年代，现代小说的重心转移到北美和南美，出现了美国文学的多元生长和“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现象。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出现了“无国界作家”和“离散作家群”现象，更多亚洲、非洲作家涌现。这一阶段，中国当代文学也带着独特的生命印记汇入世界文学大洋，受到世界读者关注。

假如不同语言的文学是一条条大河，那么，这些小说就是文学之河边醒目的航标，显示着里程和方位，指引后来者能找到自己的目标。航标的出现对于行路之人是十分亲切的，就像当年19岁的我从书店捧回一本《提要》的心情。我在写《现代小说佳作100部》的时候也注意到文风的朴实，希望在每一篇三五千字的篇幅内，把这个作家的基本生平信息说清楚，把他代表作的主要内容大致勾勒出来。因此，这本书是一扇窗，我希望读者打开门可以迈出更远的步子，进入小说那广袤的森林，而不要止步于此，只了解一个大概。

我选择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有原因。早在1989年秋，我就开始邮购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追忆似水年华》七卷本的第一册《在斯万家那边》，这套书直到1991年才全部出齐。两年多时间里，我读完了这部让人望而生畏的巨著。后来，我又读到译林社出版的萧乾、文洁若翻译的《尤利西斯》上下册。无独有偶，多年来，我在报刊工作时刊发和撰写书评的许多书籍，都是译林社的工作成果。在对世界文学的译介中，译林社一马当先，久久为功。时隔30多年的2022年11月，译林社又推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纪念新版。这些年，他们开始出版中国作家的原创文学作品，其潜在标准是，具有世界文学品质。

作家索尔·贝娄说过：“自然而然，书一向是买得多、读得慢。但是，只要那些书摆在书架上，就像是一群广阔生活的保证人站在我身后。这就是书籍的感召和力量。”作家们创作出了优秀或杰出的文学作品，它进入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情感结构，变成了人类新的自我认知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书摆在自己的书架上呢？

从烟波浩渺的江南到首都北京，从未名湖畔的北大才女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高级编辑，杨鸥伏案于桌前，行走于山河之间，多年来辛勤工作，以一双慧眼观察生活、记录人生、剖析文章，写下一篇篇散文，而今汇集成《向往远方》（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书名正表明了她的心迹。我与杨鸥多次同行，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同到贵州铜仁一个偏远山区，乌江峡谷里多日未雨，闷热难当，同行者一个个大汗淋漓，连声叫热，唯独杨鸥风平浪静，泰然自若。大家也都未曾留意，但敏锐的作家蒋子龙却在人们七嘴八舌之时，突然将目光转向不远不近坐在一旁的杨鸥，说了句：“杨鸥有一股静气。”

我听来心里一震，日后不觉时常想起这句话，思忖杨鸥这人，也思忖她身上这股静气。

静气是一种难得的气质和修养，《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清代翁同龢也曾作过一副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静气暗含定力和自信，是具有底气的沉着，了然于胸的淡定，也有包容豁达的气度。在《向往远方》这本散文集里，你会发现，作者虽有一身静气，内心却是灵动和天真的，从儿时到如今都对世界怀着热忱的向往。如杨鸥所言，“世界好像一本刚打开第一页的书，等着我去翻阅下文。”在她眼中，生活之树常青，世界常新，面对这一本无边的新书，她一页一页地翻阅过来，总是不断有新的发现。

她会发现红墙碧瓦的建筑内，隐藏的历史和秘密，会发现祈福是北海公园的主题，白塔敦厚的塔身就有福相，“每次去北海公园，总会有新的发现，北海公园是个常去常新的地方”。她发现家乡浙江温州，有许多多充满意思妙想的人，“温州人就像石缝里长出的植物，只要有一点点养分，就能落地生根，就能蓬勃生长。有的甚至能长成一棵树，长出一片树林。”杨鸥用文字真诚地叙述着她所看到的、发现的点点滴滴，她的发现又是顺着她的人生轨迹，一步步走来的，就像在对知心朋友聊天似的。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被她的目光所牵引，也会同时发现就在那些看似琐碎的、跳跃的人生片段里，秋去冬来的一瞥而过的景物里，流动着温情和哲思。

她有所思才有所记录，她的写作不刻意雕琢，更不为功利所趋，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挚。“在北大，感觉自己就像一株自由生长的植物，随着自己的本性生长。北大好像我的另一个故乡，面对它有无尽的感慨。”她在无数次向雪山、大海的感怀中流露心迹，沉静、安详、辽阔，平展展地延伸开去，“一直到天的尽头，一直到混沌初开，大约就是那般空旷的模様，滤去了尘世间的喧嚣和炫目的色彩，风平浪静，洗尽铅华。”这正是杨鸥崇尚的美的意境，是对大自然的描摹，也是自我的畅想。

这部散文集里有她感受、体悟到的多种“人生况味”，也有行走大地、细心观察到的“江山多娇”，有

充满童趣的秦岭故事

——读叶广岑《猴子老曹》

阎晶明

史上地位突出，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培养了推翻帝制、参与北伐战争的革命力量，这批学员，以叶挺为代表。至于新疆，远道而来的张骞、唐玄奘等，都曾在这里留下深刻印记。这三秦大地。秦岭南北的山川草木、人文历史、父老乡亲，是在第二故乡找到的情感归宿，注定成为她阅读不尽的第二本大书。

人到晚年，叶广岑用笔回到童年，为读者讲述了一系列充满童趣的老北京童年故事。终于，我们又等来了她的儿童文学新作《猴子老曹》（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是一部讲述秦岭深处人与自然的书。书中的主人公既有秀儿和她的爷爷，也有与他们同在曹亮沟休养生息的猴子老曹“家族”。这个人与动物双向交流的故事里，有秦岭令人神往的花草树木、珍稀动物，还有人与动物，如与猴子之间的曲折“恩怨”。强烈的生态意识贯穿在故事线索里，尽管有人与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但小说最终呈现出一个走向和谐、奔赴自由的故事，带着一抹温暖的亮色。

小说通过秀儿和爷爷在秦岭深处的穿行，展现出了这座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之美。金丝猴这一国宝级动物更是故事中的主角。围绕人类对金丝猴的态度之变，展开了一场看似并不激烈，实则十分紧张的战斗。即使在秀儿家庭内部，她的爸爸就和她以及爷爷的观念也不

同。爷爷显然是一位对动物有着怜爱之情的长者，他不能容忍一只野兔被人控制起来，更珍爱金丝猴。秀儿的爸爸固然也有维护乡村秩序的出发点，但他发动村民“圈猴”的举动，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秀儿在此时扮演了“叛逆”的角色，勇敢地帮助金丝猴冲出“包围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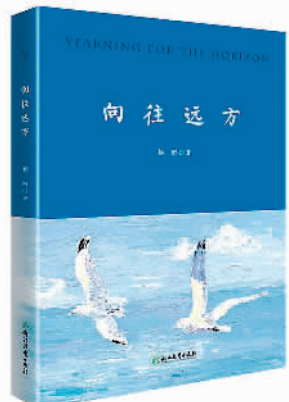
在这样一个主题鲜明、故事单纯的作品里，叶广岑同样展示了作为小说家的老到。爷爷和爸爸的生态观念不同，对待动物的态度相反，但爷爷也曾有过“杀生”的经历，爸爸作为村里的领头人自然也要承担维护乡村秩序的责任。故事结尾，本来是金丝猴冲出“圈套”陷阵的一派光明，但其实这个结尾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结尾。猴子老曹孤独地出现在秀儿面前，原来，在物竞天择的动物界，老之将至也有其悲凉之处。这样的“明”与“暗”、喜与悲的相交、叠加，的确可以让阅读故事的小读者生发思考。

《猴子老曹》是一部秦岭题材的作品，但在叙述语言上，叶广岑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京腔”。比如儿化音的随时出现：“秀儿将来一准儿是个好角儿”；再比如“敢情”一词，应该是作者不由自主带出来的。这样的写法，我更愿意如此解释，当作家全情投入地进入一个儿童世界时，那种自我的“代入感”是抑制不住的。情感上的融入正好说明，这不是一本强调地域色彩的书，而是作者情动于中的一部分内心之书。

静中有真味

叶梅

读杨鸥散文集《向往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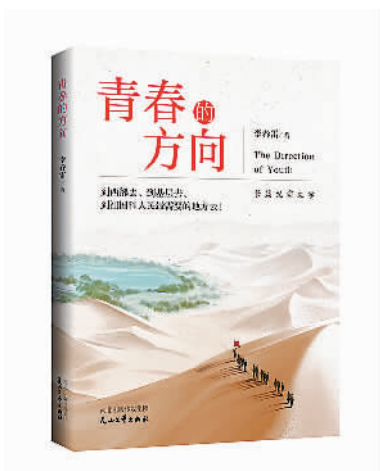


对民族节庆的一些随感，还有随缘而目睹的“名家风采”，内容丰富且不杂沓，是因为有一种真挚的情感贯穿其中，这或许正是她散文的灵魂。散文和诗歌一样，是中国文学里历史悠久的文体，随着时代演进，散文的写法也千姿百态，但最要紧的仍然是少不了真情实感。否则，再炫目的文字也是空泛无力的。作为一名优秀的编辑，杨鸥对文字的把控准确严谨，而转向自己写作时，又兼容了更多的才华，显得从容不迫，得心应手。

“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飞翔，像轻灵的画笔在海平面上作画。太阳光照在海面上，每一滴水仿佛都在向着阳光微笑。”杨鸥以她优美的想象，透露出她驾驭心灵和文字的趋向是清静宁静的，也是空灵自由的，更是富于思想的。这部散文集的最后一篇是她对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的采访，文中可见杨鸥对这位会通古今中西而又淡泊名利的老教授的深深崇敬，并提到何先生在他的随笔集《苇草集》的扉页上所引用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是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也正是杨鸥的文中之意。

静中有真味。捧读杨鸥的散文，通达她宁静致远、向往真诚的心境，得一种修养，可谓神清气健。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青春的方向》（花山文艺出版社）深入、深情地描写了2000年河北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主动到万里之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中学任教，继而影响一批又一批学弟学妹奔赴西部、扎根边疆的故事。24年来，来自保定学院的这些老师像一棵棵红柳，扎根西部、扎根边疆，书写着各自人生的精彩。陪伴他们一道成长的，是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民族团结的加深。

《青春的方向》站在国家和民族层面，挖掘个人故事，生动刻画了李桂枝、侯朝茹、庞胜利、王建超、王伟江、辛忠超等一批当代青年典型形象。书中的人物，都是刚